

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68

佛说赖咤和罗经 1 卷

No. 68 [No. 26(132), No. 69]

佛说赖咤和罗经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与五百沙门俱游拘留国，转到毘罗欧咤国。国中人民婆罗门道人，皆闻佛转游到此国，闻佛功德妙达，无有贪淫瞋怒愚痴，人心所言者皆中正，但得佛道，自知所从来生，豫知去来现在之事；眼能彻视，知世间人民蚊行蠕动之类，所趣生死善恶之道；行即能飞能入地，出无间入无孔，自在变化所作；知世间人民及蚊行蠕动之类，心所念者皆豫知之；佛自制眼、自制耳、自制鼻、自制口、自制身、自制心；世间凡九十六种道，皆不及佛道；佛教天上天下人民，如父母教子，能使去恶就善。佛为天上天下人民作师，佛所教授诸天人民，皆得阿罗汉泥洹道。举一国中人民皆言：「佛是吉祥之人，善说经戒，共往观视其道德。」其国中人民，或有五十人为伴者，有百人为伴者，有五百人为伴者，共行到佛所，中有为佛跪者，中有绕佛三匝者，中有头面着佛足者，中有叉手者，中有但说姓字者，人民皆坐。

佛为人民说经戒，人民皆叉手向佛。众座中有一长者子，名赖咤和罗，在座中听佛说经以着心中。赖咤和罗自思惟：「如佛经戒者，不宜居家，居家者不能自净学佛道也。」自思念：「不如除头发、被袈裟，行作沙门。」毘罗欧咤国人民闻经戒皆欢喜，绕佛三匝各自还归。赖咤和罗中道屈还到佛所，前为佛作礼，叉手长跪白佛言：「我思念佛经戒不宜居家，居家者不能自净学佛经道也。意欲除头发须、被袈裟，作沙门。愿佛哀我，令我得作沙门。」

佛言：「汝报父母未？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未报父母也。」

佛言：「诸佛法，父母不听者不得作沙门，亦不得与戒。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诺！请归报父母。父母听我作沙门者，我当来还。」

佛言：「大善！自思议之。」

赖咤和罗即为佛作礼，而归到父母前，白言：「我所闻佛经戒不宜居家，居家者不能自净学佛经道也。意欲除头发须、被袈裟，作沙门。」

父母闻子语声，皆相对啼泣言：「我曹夫妇少子姓，祷祀诸天日月，四面叩头，求哀子姓令续门户后，常恐我卒死门户灭绝。我从天得汝一子耳，举家共重爱，见汝不知厌足，设汝终亡，我夫妇当共坐守汝尸至老，今反欲生弃我曹去耶？」

赖咤和罗语父母言：「如今不听我到佛所作沙门者，从今以去不复饮、不复食、不复沐浴。今听我作沙门者善，不者当就死耳！」便却委卧空地不食，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五日不食。

赖咤和罗宗亲九族中外，闻赖咤和罗从父母求欲作沙门，父母不听，委卧空地绝谷水浆五日不食。中外宗亲九族皆到赖咤和罗所，晓语令起沐浴饮食。语赖咤和罗言：「汝父母未有汝时，祷祀诸天日月，四面叩头，求子姓适得汝一子耳。汝当供养父母，为续门户后。设汝终亡，父母常欲坐守汝尸至老，何况欲生别离去乎？」赖咤和罗亦不应。宗亲九族皆复到父母前，啼泣谓言：「此儿终不受我谏也。」

赖咤和罗复有诸亲厚知识，闻赖咤和罗欲到佛所作沙门，父母不听委卧空地，不饮不食五日。亲厚知识皆到赖咤和罗所，谏晓令起沐浴饮食，语言：「父母未有汝时，祷祀诸天日月，四面叩头，求子姓，适得汝一子耳。汝当供养父母，为续门户后。设汝终亡，父母常欲守汝尸至老，汝反欲生别离去耶？」赖咤和罗亦不应。亲厚知识复到父母前，啼泣各自拭泪语父母言：「宜放是子听令作沙门。所以者何？如使乐道作沙门者，后可生相见；设不乐道者，自当弃道来归。当复如何乎？今反空使死亡，臭烂为虫蚁作食，用死人躯为？」今子大短气沮欲死，父母家室妻子、**妓**人宗亲知识，皆举声大

哭。父母拭泪语赖咤和罗：「诸亲厚知识与共约束，设放若作沙门以后，汝当复来归，与我曹相见不？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放我去到佛所作沙门，使我生不死，会当来归，与父母相见也。」父母闻子语声便复大哭，即听令去作沙门。赖咤和罗大欢喜自念：

「我不食五日，身体大羸瘦。佛时从毘罗欧咤国至舍卫，相去五百里。且自养视，须我强健乃行。」

赖咤和罗自养视数日，有气力，前报父母言：「自安，我去到佛所作沙门。」父母复举声大哭，父母拭泪言：「可去，自爱也。」赖咤和罗便以头面着父母足，起绕父母三匝，便去。转到舍卫祇洹，前到佛所，为佛作礼，白言：「父母已听我，佛宁可持我作沙门。」佛即用作沙门，被袈裟、受沙门经戒。佛使诸阿罗汉，日共教授。不敢毁伤经戒，自思惟经道，便得四禅。得第一须陀洹、第二斯陀含、第三阿那含、第四阿罗汉，便得四神足飞行，能以天眼达视、天耳达听，天上天下人民及蚊行蠕动之类，皆闻知所言所念，自知宿命所从来生。随佛十岁，如影随人。

十岁以后，意念：「我初去家时，与父母辞诀，期当复还相见。」赖咤和罗白佛言：「我初去家时，期当复还相见，愿得行到父母所。」佛念赖咤和罗，不复能入爱欲中如在家时，已从爱欲得度脱。佛言：「大善。」即为佛作礼而去。转行到毘罗欧咤国，晨起被袈裟、持应器，入父母里中，向家门乞食。举家无肯应视者。所以者何？用沙门道故，生亡我大夫子，举家恶见沙门，故不应视也。赖咤和罗到家门，无有乞者亦无应视者，无有白者但得骂詈，亦不忧不愁。适欲去家，有一婢欲出门弃臭豆羹滓，赖咤和罗还顾见婢，问言：「若用是臭豆羹为？」时婢言：「臭恶不可复食，故欲弃之。」赖咤和罗言：「如姊欲弃者，持用乞我。」婢便以着应器中。婢阴识赖咤和罗手足语声，即念：「是我大夫子也。」即走入语其母：「大夫子已来在外。」母大喜语婢：「审如汝言者，今日即免汝为良民，便以我所著身上衣被珠环，悉赐与汝。」母便走至夫所，夫时适在中庭梳头，语夫言：「婢见我子赖咤和罗来在是门。我语婢言：『汝审见赖咤和罗者，我悉脱身上衣被珠环，乞与汝，免汝为良民。』」母语夫言：「疾起分布行求索之。」夫即敛头，走行于诸街曲里巷而求索之。见赖咤和罗于屏处仰头视日，适得饭时，便止食臭豆羹滓。公便前言赖咤和罗：「汝不当来归于家好坐食美饭耶？而反于是间止食臭豆羹滓为？」赖咤和罗语父言：「我弃家学道作沙门，无家，我当那所得家？」公呼共归家，不肯随去。公便宿请：「明日

来，到家饭，行见汝母。」赖咤和罗言：「大善！」公归语姬言：「赖咤和罗审来在此，我已宿请，明日当来饭。子受请，所当具者便饶具之。」母即呼舍中奴婢皆着前，告言：「我初入门时，父母所送我，金银白珠珍宝，悉出着中庭地，以物覆其上。」婢即受母教，悉出金银白珠珍宝，积着庭中，物覆其上，高出人头上。

赖咤和罗，食时被袈裟、持应器，到父母家。父母遥见子来入门，母便取金银积上覆去之，前以两手把金银散之。语赖咤和罗言：「见金银珍宝，是汝母入门时所有也，汝父所有也，金银珍宝无央数，汝可取，以布施饮食极自娱乐。用沙门作为？不如作白衣自在家也。」赖咤和罗语父母言：「如使大人用我言者，我欲诫大人一事。」父母言：「大佳！受教。」赖咤和罗言：「取宝物上覆皆用作囊，悉取珍宝盛着囊中，载着车上，持到恒水边，视占深处以投其中。所以者何？畜财宝者，令人多忧，或恐县官盗贼、或恐水火、或恐怨家。」

父母便生意言：「赖咤和罗不可以财宝化也。试持故时诸美人妓女化还之耳。」母即到诸美人妓女所，教令悉沐浴庄严，着珠环服饰，如赖咤和罗在时所喜被服来出。母教诸美人妓女言：「汝出见赖咤和罗者，但言大家子！何所玉女胜我曹者，而弃我曹行学道，更求玉女乎？」诸美人妓女即受母教庄饰出，诸美人妓女语赖咤和罗言：「大家子！何所玉女胜我曹者？而弃我曹行学道，更求玉女乎？」赖咤和罗言：「我不用索玉女故，弃诸姊去也。」诸美人妓女闻之语即惭愧，长跪低头以手覆面言：「以不用我曹作妻，反呼我曹为姊。」赖咤和罗语父母言：「何为致相饶？欲作饭者善，不能者已。」父母即为出饭具着前，便饭食。父母欲久视其子，恐饭已便舍去，勅闭诸门户皆令下门钥。饭竟，为父母说经言：「诸野人畜兽不当拘闭，畜兽不得自在，且舍人走。饭已，当去耳。野兽得脱，便走入深山。梳头着泽画眉粉白黛黑，可以化愚人耳；已度世之人，不可以此化也。视子骸骨皮肉裹之，饰以金珠珥瑯[王*(止/少)]瑶之人，向是曹人如入汤火中，火适无所爱。香熏涂身可以化愚人，不可化度世之人也。不能自知当所为而为之，亦不能别父母，亦不能别兄弟，人心有所爱，不能自绝也。妇女譬若众水，水流入大海，愚人向女人，便流入泥犁中、禽兽中薜荔中，意欲脱于生死忧苦者，欲得泥洹道者，当远离妇女。」赖咤和罗为父母说经竟，便飞从天窗中出去，如猛师子走得脱。

时国王名拘猎，与赖咤和罗少小亲厚。王有一庐观在城外，赖咤和罗飞往前入庐中，有树名维酰勒，止坐其下。时王拘猎偶欲出到庐游戏，敕庐监令豫扫除，庐监被敕即行扫除。见赖咤和罗在维酰勒庐树下坐，庐监见之，即行白王：「扫除已净。王常可道说亲厚知识赖咤和罗，今在庐中树下坐。王欲见者可孚行。」王闻之大欢喜，即严驾而出。到庐外，下车步入至赖咤和罗所前，作礼却坐。赖咤和罗言：「王来到，是大善！」王言：「虽我自来者，卿是我少小知识，意欲持财物极意相遗。」赖咤和罗报王言：「不宜持财物相遗也。今我以弃重担牢狱解去也，王复欲持牢狱重担着我上耶？不宜持是来相与也。」王言：「我当持何等相遗也？」赖咤和罗言：「王但当言：『令我国炽盛，五谷丰熟，人民众多，乞匄易得，可止我国中，我不得令吏民侵枉卿。』」王言：「受教，当如所愿赖咤和罗所言。」

王言：「我欲有所问，愿听我言。」赖咤和罗言：「大善！」王便言：「凡人作沙门有四苦事，乃行作沙门耳。何等为四？一者年耆，二者病瘦，三者孤独，四者贫穷。人有是四苦者，乃行作沙门耳。今我视卿，了无是四事，用何等故作沙门乎？」王言：「所以年耆作沙门者，人老自念气力薄少坐起苦难，不能远行治生致钱财，正使有财产不能坚持，用是故除须发作沙门；我视卿了无有是，头须正黑身体完具，适是中年当自娱乐，时有父母啼泣，不乐卿作沙门。二者若人身被重病身体羸瘦，自念不能治生致钱财，正使有财产不能坚持，用是故除须发作沙门；我视卿了无是，重病身体强健。三者人有孤独一身，不能治生致钱财，正使有财产不能坚持，以是故作沙门；我视卿了无是，除王家宗亲，视我国中尚无过卿者。四者人贫穷饥寒无以自给，自念贫穷无以治生，以是故除须发作沙门，得乞匄以自活；我视卿了无是，我视国中富者，无过于卿者。人用是四苦故作沙门耳。」王问：「宁复有异是四事作沙门者不？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佛持是四事常自道说，皆更知之，用教诫人，我心中审如佛言，是故我除须发被袈裟作沙门。何等为四？一者人生无有能避于老者，无有能止身使不老者。二者无有能避于病者，身无有代人死者。三者人死空身，不能赍持财产去。四者人至死，无有能厌于爱欲及财产者，人皆为财产爱欲作奴婢。佛为我说是四事，我心信之，故作沙门。」

王言：「卿说是四事征促，我意不解，愿更为我广说之。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我自问王，王当以诚报我。王年二十三十至四十时，气力射戏、上象骗马、行步趋走，当尔时，自视宁有双无？」

王言：「实如赖咤和罗言，我年二十三十至四十时，自视无双，如我射戏、上象骗马、行步趋走；今年长老，气力衰微坐起苦难，意欲有所越蹈，不能越度。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佛说是一事，我用是故，剃头须作沙门。」

王言：「佛说是事，实奇实善，入我心中。」

赖咤和罗问王言：「国中宁有傍臣百官仰王生活者不？」王言：「然，有是。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王曾被病困劣着床时不？」王言：「然，有是。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被病着床时，王呼傍臣百官仰王生活者，教勅言：『今我被病困剧，汝曹共分取我病去。』王虽有是教，臣下宁能共分王病持去不？」

王言：「不也。身会当自受之，傍臣不能代。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佛说是，是为二事，我用是故作沙门。」

王言：「实奇实善，入我心中。」

赖咤和罗问王言：「若人寿终欲尽且死时，人之意所不喜也，虽不喜亦不能得离于死。」赖咤和罗言：「人自知当死，何以故不豫持珍宝着当所生处？」

王言：「不能持珍宝豫着当所生处也，皆当弃，空去耳。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佛说是，是为三事，我用是故作沙门。」

王言：「佛说是事，实奇实善，入我心中。」

赖咤和罗问王言：「王宁有国中安宁、人民炽盛、五谷丰熟？」

王言：「有是。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若有人从东方来，至诚语王，王亦当信其所言：『我从东方来，见有大国，国中丰熟、人民炽盛。我识道径，能持王兵往攻取其国。』王闻是语，宁欲使人往取其国不？」

王言：「然，贪其利入，犹欲取之。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若复有人从南方来、西方来、北方来者，道说有国如东方者，王宁欲取之不？」

王言：「然，贪其利入，犹欲取之。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若复有人从海一边渡来，至诚语王，王亦信其所言：『言海一边有大国，国中五谷丰熟、人民炽盛。我识道径，能持王兵往攻其国。』王闻是语，宁欲使人取其国不？」

王言：「然，贪其利入，犹欲取之。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佛见是事，知人苦贪无厌足也，是为四事，我用是故作沙门。佛见是四事，用教诫人。」

王言：「佛说是事，实奇实善，入我心中。」王言：「佛豫知去来现在之事，善乃如是耶？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王自有国及四方国，常不厌足，复悵望海外国。佛见世间人有财宝者，皆坚藏守之，不肯布施与人，慳贪藏之，更复求索。帝王及人民，皆不知厌足，至于死不弃爱欲，会当舍其死，所有财宝皆置空去，当趣所作善恶道。善恶随人，如影随人。人死后，家室宗亲啼哭悲哀，棺敛葬埋，人生独生、死亦独死，身作善恶身独当之，无有人代者。饮食金银珍宝，不能令人得道，财富不能救护人命，令不老死。人之所思念多端，人之所爱乐也，人志意数转，不能专一。佛言：『人坐恣意故，以致凶变怨偶恐惧，譬如穿盗者之所念也。人从后得之，身所作恶，自陷其死，如世间人作恶，死后当入泥犁、畜生、薜荔中。譬如树木生华叶成实者，中有花时堕者，中有成果时堕者，中有大时堕者，中有熟时堕者。人亦如是，中有从腹中堕者，中有堕地死者，中有半年死者，中有老时死者，人命不可知。』」

赖咤和罗言：「我用是故作沙门，凡人谓我不能治家故作沙门。虽有诸论议，要不如学道。」

赖咤和罗说经竟，王便得第一须陀洹道，便受五戒：一者不杀，二者不盗，三者不犯他人妇女，四者不妄语两舌，五者不饮酒。王受戒已，即作礼而去。

佛说赖咤和罗经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68 赖咤和罗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8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0/11/05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张文明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